

三
十
年
代
當
舖
滄
桑

● 喬家才 ●

懷念當舖不上銀行

我爲中外雜誌寫的這篇當舖滄桑，是敘述三十年代前後十幾年，山西的當舖，因爲幣制變動，戰爭失敗，世界不景氣種種原因，遭受到嚴重的損失，家家賠錢，有的甚至賠了兩倍以上的本和社會史的人們參考。

五十多年前，在我們山西，當舖和錢舖是相提並論的，都是調節社會上經濟的機構。錢舖也叫錢莊，或叫銀號，業務和銀行差不多，可說是一種小型銀行，也是辦理匯兌和貸款。在那時，山西各縣有錢舖，還沒有銀行。就是在省城太原，也祇有兩家銀行——山西省銀行和晉勝銀行。錢舖貸款的對象，是殷實商店，多半是信用貸款。當舖則係小額抵押貸款，對象是一般民衆。社會上認定這兩種行業都是高級商業，所以並稱

錢當行，或稱錢當業。從事這兩種商業的人，經常穿長衣服，夏天長衫，冬天棉袍，沒有穿短衣服的，人們對他們相當尊敬，沒有人對當舖存有任何鄙視的觀念，加給他們任何污穢的名詞。

有些人說，當舖是剝削窮人的，並不盡然。這是一種不明實際情況的皮相說法，或者具有偏見的說法。大概南方人和北方人對於當舖的觀念，略有不同。南方氣候溫和，田地肥沃，灌溉便利，物產豐富，家給戶足，不需要上當舖週轉金錢。祇有很少數的窮人才上當舖，於是，以爲祇有窮人，才和當舖打交道，就說他們是剝削窮人的。北方天氣寒冷，土地貧瘠，水利不修，出產不多，十戶九貧，當舖就成了農村大衆唯一可以

週轉金錢的機構了。

那時當東西，並不限定年齡，也不登記身份證。因爲老百姓根本沒有甚麼身份證，一直到抗戰，日本軍閥佔據的地區，才強迫佩戴良民證。

當時，並無定期存款，祇有活期存款。在北平工作的時候，有時經費接濟不上，而又需款迫切，沒有別的辦法，祇好拿上這付金鑰子

生活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老百姓，爲了減少困擾，不敢不佩戴。當東西，祇看抵押品值多少錢，需要錢多，就多拿一些東西。需要錢少，拿上一把鐵鍬，一把斧頭，甚至一隻錫壺，一隻香爐，就可以拿到所需要的錢，問題立刻解決。因此，窮人不但不覺得當舖剝削他們，反而覺得幫助他們解決了困難。就以我們學生時代來說，從鄉下到省城讀書，不得不住校。放假回家，有些東西不需要帶回家裏，又沒有寄存的地方，祇好當上一兩元，存放在當舖裏。如果需添補路費，那就多當幾元，錢也有了，存放的問題也解決了，豈非一舉兩得嗎？等到開學，祇付出很少的一些利息，東西不少分毫，原封不動，拿了回來，比付保管費還合算些。我並不是窮人，我也經常上當

當上兩百元，以救急需。的確，當鋪幫我解決了不少困難。不過我妻實在不願意把她的東西送進當鋪，一再向我抗議。抗議歸抗議，上當鋪歸上當鋪，不上當鋪，拿不到錢，解決不了問題。

上當鋪丟臉嗎？我真奇怪，我們拿上房地產

向銀行抵押借款，大家覺得很體面，不算丟人。

爲甚麼拿上東西向當鋪抵押借錢，就算丟人呢？

就以現在的情形來說吧！我曾向某大銀行借過四

萬元，先請照像館給房子拍了照片，再把所有權

狀影印好幾份，向銀行申請，好不容易等他們派

人來看過房子，估過價，再到板橋辦理設定抵押

，跑了兩趟，辦不通；最後祇有花錢請代書代辦

，圖章蓋了幾十個，要保火險單和收據，要戶口

謄本，印鑑證明，前後拖了兩個月。等到可以拿

錢了，那位小姐又來刁難，硬說欠了蓋幾個圖章

；再找代書，又是兩天。手續煩難，得未曾有，

我會發誓，不再向銀行借錢。回頭再看當鋪借

錢，就沒有這些麻煩手續，不過看看身份證，祇

要東西值你所需要的錢，馬上就可以拿到。爲甚

麼人們不說銀行的壞話，請他們把手續簡化一些

，偏偏對當鋪過不去，某大報還寫特寫，胡說一

頓，我怎麼想，也想不通。

我家開了爿天源當

當鋪對於調濟農村經濟，貢獻很大，就我的故鄉爲例，加以說明，以概其餘。我們交城縣分爲四區，第一區是平地，人煙稠密，有三十三個村莊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等三區都是山地，面積遼闊，比第一區大十倍以上，但是人口加在一起

，也不及第一區的一半。山地經濟落後，更比不上第一區。縣城在太原西南一百二十里，我們的

村莊叫做義望村，是交城縣最大的一個村莊，在

城東十里，距太原祇有一百一十里，從太原到汾

陽的公路，經過我們村莊的北頭，交通非常便利

。我們義望村有兩家當鋪，村北七里的單村有一

里的陽渠有一家，村東南十二里的段村有兩家，

村東十里的清源縣高白鎮有三四家。再遠一些的

村莊，不論是屬於文水縣，還是屬於清源縣，祇

要是比較大的村莊，都會有一兩家當鋪。當鋪

這樣發達，可見在農村的地位非常重要了。

當鋪的利息比現在臺灣輕，不過當鋪向錢鋪借錢，利息也不高，月息五六厘，比現在銀行的利息輕的多。一吊以下，月息三分，一吊以上，

月息二分。改用銀元以後，一元以下，月息三分

，一元以上，月息二分。流當時間，最早是三年

，後來因爲一切物品日新月異，變動太大，放上

三年，都會成了古董。因此，流當時間越久，當

鋪處理流當品，吃虧越大，於是改成兩年，兩年

還是不行，最後改爲一年。

我父親爲了家裏用錢方便，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年）在我們村裏開了一座當鋪，取名天源當。資金三萬吊制錢，另外四萬吊作爲貸款，月息二厘五，兩項合計七萬吊制錢。制錢是當時社會上流通的貨幣，制錢一吊重七斤半左右，十吊錢就是六十五斤，分量相當重，攜帶不方便，所以

，數目較大的交易，或者出門攜帶必要的錢，就得用紋銀了。紋銀五十兩鑄成一個元寶，叫做

一綰銀子。五十兩是三斤二兩，隨身攜帶，還是有些太重太笨，於是使用一兩二兩，或者十兩八兩的碎銀子。這些碎銀子鑄成輕重不等的圓形顆

子，叫做銀顆子。還有幾錢重的銀片子，叫做銀葉子。銀顆子和銀葉子的成色，有時不太好，不

够標準。銀元鄉下也有，不過並不流通，中國銀元叫袁大頭，因爲上面是袁世凱的頭，外國銀元有叫站人洋的，因爲上面是一個持矛（？）站

立的人像。一塊銀元重七錢二分，可換八百個制錢。也就是說，八百個制錢值七錢二分紋銀。七萬吊錢應該是八萬七千五百塊銀元。我家的天源

當從民國七年開張，到民國二十一年倒閉，七萬吊制錢的本錢賠了個一乾二淨，祇剩下一些破爛

的流當東西。假定當年把這七萬吊錢換成銀元八萬七千五百元，存入銀行，以年利五厘，複利計

算，十四年本利也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四元。

所以說，我家的當鋪不但沒有賺錢，十四年中至少也賠了十七萬銀元，真是令人感慨萬千。

制錢由青銅鑄成，圓形內有方孔，文人們就

把錢叫做孔方兄。這種制錢流行了一千多年，我

們這一代所使用過的制錢，大部份是清代各朝鑄

造的。正面四個漢文字，是朝代的年號，如「順

治通寶」、「康熙通寶」、「乾隆通寶」等。背

面是兩滿州文，形狀像兩隻狗，人們都不認識這

種字，兒時都叫做「狗狗字」。在成吊的制錢裏

打開成串的錢，從裏面找尋古錢，我積攢了很多

，有漢代的半兩錢、五銖錢；唐代的開元錢、乾

元錢，這些錢都是古銅色。還有宋代的熙寧錢、

元符錢，明代的洪武錢、嘉靖錢。制錢的大小、厚薄、輕重，各個朝代都不相同，就是同一個朝代所鑄的錢，也不一律，沒有一定的標準。大概朝代富強盛的時候，所鑄造的錢大而厚，分量重。朝代衰落貧困的時候，所鑄造的錢小而薄，分量也輕些。清代各朝所鑄的錢，康熙錢和乾隆錢最好，數量也多些。因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乾隆在位六十年，國家富強，社會安定，所鑄造的錢也好得多。康熙錢大而略薄，乾隆錢比康熙錢略小而厚，分量最重。康熙錢偶爾可以找到一種色澤很好，金黃色的錢。老人們說這種錢裏面有黃金，所以叫做「金錢」，可能是一種紀念幣。我曾收集到二十多個，穿成一串，像寶貝一樣，收藏起來。乾隆以後，各朝所鑄的錢，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，到了宣統坐了皇帝，所鑄的宣統錢最差勁，既小又薄，兩個宣統錢也沒有一個乾隆錢那麼重。

八九年蝕了六萬元

我們縣裏流行九七錢，九十七個制錢就算一百文，一吊錢要少三十文。一吊錢就是一千文，實際上祇有九百七十個制錢。所謂一吊錢，係用一條麻繩，中間打一個結，結子兩邊各穿一百文。兩百並排起來，打一個活結，然後兩邊再各穿一百，再打一個活結。這樣穿到每邊五百，兩邊一千，成為二串錢辮子，就叫做「一吊錢」。有時候，一吊錢裏面，會攏雜一二十個小錢，甚至三四十個，總之，錢越壞，小錢攏得越多。收錢的人如果打開錢串子來數，會把小錢剔出來。小

錢極小極薄，小的祇有杏仁那麼大，薄的像紙，上面也沒有年號，沒有字。這種小錢，大概係民間私鑄的，不能算做正式制錢，祇能攏雜着充數，不能單獨使用。

流通了一千多年的制錢，民國以後改成銅元，元寶改成銀元，我們縣裏的錢鋪到民國十八年以後，才改用銀元計算一切。一塊銀元七錢二分，也就是說七錢二紋銀等於一塊銀元，比例一定，價值一樣，所以使用銀元和使用紋銀一樣，不過銀元要比紋銀使用起來方便的多。至於制錢改為銅元，問題就大多了。起初流行一種小銅元，一枚銅元抵十個制錢，可是一枚小銅元的重量，祇有五六個制錢那麼重。那麼一枚銅元討了三四個制錢的便宜，這麼一來，銅元自然就要貶值了。銅元明明貶了值，卻仍然抵十個制錢使用，制錢無形中吃了虧。重量既然懸殊，於是收購制錢，改鑄銅元，可獲大利，山西就有一個銅元局，專幹這種賺錢的買賣。當政者貪圖小利，老百姓卻吃大虧，受大害，可歎可歎！後來又流行一種大銅元，每枚抵二十個制錢，也就是抵兩枚小銅元。實際上，一枚大銅元又沒有兩枚小銅元那麼重，於是銅元不得不再貶值，銅元的信用如此，制錢跟着倒了大霉。

民國六七年，八百制錢可換一塊銀元。改用銅元以後，最初還好些，一百三十三枚銅元可換一塊銀元，也就是制錢由八百加到一千二三百，才能換一元。以後兌換率越來越差，由一百二三十枚加到兩百多枚，三百多枚，最後到四百多枚，也就是四吊制錢才能換一塊銀元，無形中使制

錢貶了值，貶得駭人聽聞。

山西所有的當舖，都是以制錢爲本位。當舖的老闆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地地道士豹子，沒有受過新式的教育，不懂經濟學，不懂工商管理，不明瞭世界情勢，沒有見過世面，沒有出過遠門子，連省城都沒有去過，怎麼能應付這種劇烈的幣制變動呢？這種變動是逐漸的，相當緩慢，等他們發覺情況不對，才來把制錢本位改爲銀元本位，已經吃了大虧。當票上的當本，他們不再寫幾千幾百幾十文，改寫成幾十幾元幾角。這樣一來，以後固然可以不再吃虧，可是以前已經損失的，永遠也無法彌補。我家的天源當原來是七萬吊錢，本來可換銀元八萬七千五百元。現在把制錢本位改爲銅元，祇能折合成一萬七千多元，無形中損失了六萬元。再把歷年的贏餘加上，另定資本，免免強強湊成兩萬五千元。這是第一次蒙受的損失，時間差不多經過八九年。

閻錫山的口吹大洋

閻伯川（錫山）先生是一位非常穩健的政治家，並不是政治冒險家。他治理山西，保境安民；翦髮放足，革除陋習；種樹植桑，發展實業；不擴充地盤，不向外發展，不參加內戰。民國以來十五年間，山西沒有兵災，沒有土匪，風俗善良，社會安定，人們說山西是模範省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
民國十六年閻伯川先生參加北伐，出兵娘子關。十七年六月，他統率的第三集團軍首先克復北京，完成北伐，閻先生對國民革命，對統一中

國，功勞不小。不知因爲甚麼，他會突然幹起冒險的勾當，發動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的中原大戰。這次戰爭，的確是項不合算的舉動。爲閻先生着想，假如他真想反抗中央，爲甚麼不乘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三月桂系李宗仁叛變，響應李宗仁，製造更大的糾紛呢？爲甚麼不乘十八年五月馮玉祥造反，來個閻馮聯合，成立閻馮聯軍呢？爲甚麼不乘十八年十二月唐生智叛變，和唐生智合作，擴大叛亂呢？偏偏要等到十九年，削平歷次叛亂，中央力量鞏固以後，再和被他囚禁的馮玉祥聯合起來，冒險發動中原大戰呢？

中原大戰，閻馮聯軍的兵力相當強大，人數有四十多萬，比中央軍還要多些。戰爭時間，從十九年三月到九月，整整打了半年，打得雙方都筋疲力竭。以一省有限的財力，和全國對抗，支付四十萬大軍的軍餉，維持半年作戰消耗，如何得了？我真想不透，閻伯川先生究竟打得是甚麼算盤？

閻先生希望張學良中立，可是派在東北的代表太差勁，完全失敗，十九年九月張學良統率東北軍進關，很輕易地，從閻先生手裏取得兩年前被閻先生奪去的北平，形成對閻馮聯軍的南北夾擊態勢，汪精衛的擴大會議散場，閻馮聯軍失敗，戰爭很快結束。這次大戰，把山西打得民窮財盡，把自明末以來，兩百多年和平繁榮所積累下來的財富，一起打光。山西老百姓爲了這一次不應當打，偏要打的仗，吃盡苦頭，受害不淺。當舖最倒霉，比任何一種行業損失都慘重。

閻伯川先生主張以紙幣代替硬幣，和我們的

法幣政策一樣，是一種很進步的思想。不過發行

，沒有限制，準備金不够充足，必然通貨膨脹，爲害也最烈。有些反對閻先生的人們，把這種主

張叫做「口吹大洋」政策。說閻先生祇要一部印刷機，印好鈔票，用口吹出去，就可當錢使用。

在晉鈔猛跌的情況下，有些機警的人，手中握有晉鈔，絕不會放在那裏，任由他跌落貶值，自然會購買成實物，以避免繼續貶值，吃大虧。

可是當舖就沒有這種方便，當客不來贖當，不能去找人家，強迫他把東西贖回去，祇好咬緊牙關，等着吃虧。我們天源當由七萬吊錢改成兩萬五千元資本，再經過這次晉鈔迅雷不及掩耳地貶值，簡直無所措手足，資本損失的祇剩下幾千元了。

銀元（良幣）儲藏起來，不再拿出來使用，社會上流通的，就祇剩下晉鈔（劣幣）了。戰爭開支浩繁，山西既沒有金山，也沒有銀山，閻先生唯一的法寶，就靠發行鈔票來維持戰爭。所以，晉鈔通貨膨脹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乃是必然的結果。等到戰爭結束，閻先生於十一月間離開山西，飛往大連，晉鈔直線下跌，崩潰得幾乎不可收拾。早晨上當舖當了一元，這一元晉鈔還可以買七八十個鷄蛋，等到下午再拿上一元晉鈔把東西贖回來，當舖所收回的這一元晉鈔，祇能買四五十個鷄蛋了。當舖收了二分利息，幾個鐘頭就損失了三四角老本。如果遇上三天再贖，則當舖所收回的一元晉鈔，祇能買十幾個鷄蛋了。這樣的賠本生意，如何得了，到了最後，一元晉鈔祇值五分現洋，才穩定下來。開當

晉鈔登場 老本賠光

緊接着晉鈔貶值，又吹來世界不景氣的邪風，當舖被逼迫得喘不過氣來。日本人把經濟衰退，商業不振，叫做不景氣。當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胡佛在任時，美國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大恐慌，生產停頓，貨物滯銷，股票猛跌，工人失業。從一九二九年開始，延續了好幾年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後，才慢慢緩過氣來。由美國經濟恐慌，蔓延到全世界，各個工業國家都受到影響，經濟跟着蕭條起來，日本人把這一次經濟恐慌叫做「世界不景氣」。說也奇怪，東西越貴，人人越搶購，東西便宜，反而沒有人問津了。美國人一直到現在，回憶起這次大恐慌，猶有些談虎色變。

這種不景氣的波浪慢慢衝擊到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村，已經是一九三二年前後了。所謂世界不景氣，在中國發生甚麼現象呢？洋貨充斥，價格下跌，原來一元錢的東西，五角錢就可以買到。這種現象對於我們農村的大多數老百姓，祇有好處，沒有壞處，因為人人可以買到便宜貨。過去當鋪敲了喪鐘，送了終。

山西各當鋪的習慣，每年春秋兩季抽兩次流當，到時候祁縣太谷的估衣商人就來收購估衣了。當鋪的流當以估衣為主，估衣一出手，全部流當就解決了十之八九。我們天源當有四家有來往的估衣商，每季抽下來的流當估衣，好的壞的平均搭配，分成四份，四家估衣商到達，每家一份，不必挑檢，不必爭論，天公地道，誰都不吃虧。所以，當鋪處理流當，簡單輕鬆，毫不費力，要不着為流當發愁。想不到這股世界不景氣的邪風吹到我們寧靜的農村，莫明其妙，買估衣的商人絕跡，當鋪的流當估衣，無法脫手，傷透腦筋，束手無策。

鄉村的當鋪估價，比不上大都市，不能估價太低，值一元的東西，至少也要當七角。農村的人保守，總覺得自己的東西好些，很少不贖的。可是因為世界不景氣，物價下跌，同樣的東西，買新的才要五角，誰還拿上七角，再加上利息，來贖那些舊東西呢？這樣一來，當鋪裏已經當下的東西，再也沒有人來贖取，當鋪的本錢不能回籠，又收不到利息，流當品越來越多，都比新的

還要貴些，就是賠錢拍賣，也賣不出去。因而資金停滯，週轉不靈。錢鋪看情況不妙，收緊籌碼，不再放款給當鋪，當鋪除了關門大吉，還有甚麼辦法？

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我們的天源當在世界不景氣威脅之下，第三次遭受損失，祇好

源當開設了十四年，經過制錢改銅元，晉鈔貶值，設了將近一百年的老當鋪，也難倖免。我們的天

王成聖：廣東宿將黃慕松，「中國哲人」郭秉文，班禪九世一生神跡。
王培堯：將軍與詩人。

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汪公紀等著

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

中外人物，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。執筆名家，陣容之堅強，極一時之選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興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頃應各地讀者要求，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。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。本書現已出版，訂價十八元。

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目錄」

汪公紀：憶吳鐵老。起飛聲中憶尹仲容。

張振玉：十三部經書的英譯人漢學家理雅格。

王康：蔣百里自戕浴愛可。

朱家讓：于煥吉辦逆勢外交。

易怒孜：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。

蔣君章：丁文江二三事。

張森：吳佩孚的患難之交。

王成聖：廣東宿將黃慕松，「中國哲人」郭秉文，班禪九世一生神跡。